

精英突击队，彩虹勇士，蜀中唐门，亡灵使者……各种势力粉墨登场
离奇失踪，无形怪风，神秘石洞，古老的契约……惊险事件连连发生

17K.COM

一起看文学网

TAI LAO

WANG ZHI ZHOU

法老王之咒

贰

中国探险小说之王

长征出版社

法卷之咒

貳

飞天 著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老王之咒. 2 / 飞天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204-417-3

I. 法… II. 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0934 号

书 名: 法老王之咒 2

作 者: 飞 天

责任编辑: 李 晓

特约监制: 辛海峰

特约编辑: 李子旋

装帧设计: 柏拉图

版权提供: 中文在线·郅宇辉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ISBN 978-7-80204-417-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四卷 剑拔弩张

第一章 | 龙堂杀手二十八宿 /2

第二章 | 闪电姬 /11

第三章 | 漫漫长夜杀机重重 /20

第四章 | 诡秘消失的龙象女 /29

第五章 | 别有用心的王诗 /38

第六章 | 金字塔,大长廊 /47

第七章 | 花蕊夫人夏洛蒂 /57

第八章 | 所罗门之刃 /66

第九章 | 发生在洗手间里的怪案 /75

第十章 | 大降头师之死 /84

第五卷 大厦妖影

第一章 | 印度黑帮 /94

第二章 | 危月燕也消失在墙面上吗 /103

第三章 | 挂在衣橱里的精致人皮 /112

第四章 | 美女馆长洛琳 /121

第五章 | 大占卜师的绝命预言 /130

第六章 | 《太阳之轮》 /139

第七章 | 印度大人物的死期 /148

第八章 | 从黄金之海生还的疯子 /157

第九章 | 洛琳的末路狂奔 /166

第十章 | 诅咒之石 /175

第五章 | 美女馆长洛琳 /121

~~~~~ 第六卷 风云际会 ~~~~~

第一章 | 桃色陷阱 /184

第二章 | 印度大人物也失踪了 /192

第三章 | “阴间”组织开始行动 /201

第四章 | 铁血军师诸葛常青 /209

第五章 | 水银注地九泉追踪大法 /217

第六章 | 疯子艾吉的精神荒漠 /225

第七章 | 黄金之海在哪里 /233

第八章 | 莲花小娘子 /242

第九章 | 鸳鸯双杀虫的追踪 /251

第十章 | 教官出现 /260

· 第四卷 ·

剑拔弩张



## · 第一章 ·

### 龙堂杀手二十八宿

基于安全考虑，我并没有让王诗再次离去，更没有再开另外的房间，而是吩咐服务生在主卧室里加了两张床垫，让希薇、龙象女、王诗睡在同一室内，而我则准备在客厅的沙发上合衣而卧。

“把房门反锁上，除我之外，谁敲都不要开。”在希薇关门之前，我郑重其事地叮嘱她。

“陈先生，你的情绪很紧张，要不要我陪你聊几句放松一下？”希薇重重地皱着眉，看来她的心事比我更沉郁。

我轻轻摇头：“不必了，你的身体——”

她的眉尖一抖，故作欢欣地笑道：“忘记告诉你了，龙象女已经帮我解过毒，她说三日内我就会康复如常的。陈先生，中午之前我自作主张要服务生拿来了一箱好酒，都放在酒柜里，希望适度的酒精能帮你放松下来。”

我向酒柜那边瞄了一眼，很是感激她的细心：“多谢，你好好睡吧，我没事。”

房间里传来王诗的欢呼声，伴随着“嚓嚓嚓嚓”数钞票的动静。像她那样的小女孩，一个人孤身在外打拼惯了，大概只会觉得钞票最亲，其他一律不放在心上。

“那么，你也早些睡。”希薇轻叹一声，走入卧室，略停了一下，才慢慢关门落锁。

窗外仍是万家灯火，每一个来到埃及的有钱人都把这里当成了沙漠里的销金窟，比去拉斯维加斯更兴奋。毕竟在欧美富豪们的眼里，阿拉伯女孩子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层迷幻光彩，让他们时时为之疯狂。况且，埃及政府向来主张“开放全部市场，把欧美富人们口袋里的钱全部留在这里”，所以，富人们在本地受到的尊崇礼遇绝对超乎他们的想象。

“我只是过客——”我凝视着窗前随风摇曳的波斯白纱，脑子里仔细回忆着王诗说过的每一个字，“冷馨在金字塔内部‘大长廊’的石壁之内，她可以开口说话，有正常而清醒的思维，但却无法挣脱出来，落在王诗身边，这说明什么？或许可以如此分析——那石壁就像电视机的屏幕一般，只出现平面图像，而绝非冷馨本人。我去了，运气好的话能看到她的图像，运气差的话，就会什么都看不到，白跑一趟，毫无收获。”

我之所以听完王诗的叙述后没有即刻飞车赶往沙漠，也是基于以上的冷静分析。

卧室里最先传来王诗的鼾声，可以想象，有了那么一大笔钱后，她会做一个最开心的梦。

我走入卫生间，在浴缸里放满了冷水，然后脱掉衣服坐进去，刺骨的寒意让我无法控制地连续打了三四次哆嗦，牙齿咯咯直响。

“越接近死亡，思想就越清醒，体温每降低1度，人的思维强度将提升0.7倍。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成‘超人’，以接近人体机能忍耐极限的状态活着，只有如此，才能比大多数人更幸运地活下去——”我想起教官说过的这套经典理论，唇角微动，想笑出声来，但自己脸上的肌肉已经因为过度寒冷而僵硬。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一切社会行为都百分之百地遵循着一定的准则，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也不会有毫无意义的杀戮。所以，我可以明确地判断，此时此刻，一条看不见的财富链条，正把所有踏入沙漠的各方势力串联在一起。当然，现在看来，链条是松散而漫不经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宝物还没出现，各方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不够激烈。假设一下，大家关注的宝物突然现身的话，必将是石破天惊般的雷霆一战。

我放松身体，无声地滑入水中，冷水迅速地包容住了我的全身，伴着左右太阳穴与头顶百会穴上的刺骨寒意，自己的思路更加透彻明晰。

“唐美与白离还在僵持之中呢——蛇王势力与蜀中唐门之战只是刚刚开始，相信白离不会那么缺乏耐心，轻易切断消息来源，毕竟唐美曾经给我们讲述了‘不死勇士盛宴’的那段离奇插曲。关于‘普罗米修斯之火’，她们两个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甚至在宝藏的诱惑下，由死敌一跃变为盟友也未可知。”

我吐了口气，一串水泡咕噜噜地浮上水面，其实我自始至终就没有为唐美担心过。她能统率唐大娘等一千高手大举过境，当然是有备而来，把一切不利因素都考虑周全了。

“冷馨到底遇到了什么？那些纠缠盘绕的躯体到底是些什么？”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次默然自问。

如果那些东西只是毒蛇或者巨蟒的话，我也就无须担心了，因为之前自己曾有在亚洲东海“蛇岛”执行秘密任务的经历，再多毒蛇也不会令我感到恐惧，但它们不是蛇——第六感告诉我，那是一些自己之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无论如何，只要有救回冷馨的一线生机，就得毫不犹豫地去做，哪怕是牺牲自己。”这是我向自己发的誓，不必别人佐证也要做到。

从一个彻彻底底的冷水浴出来，我觉得身体放松了很多，肩头的重负也仿佛逐一放下了，只等明天一早带王诗去大金字塔，集中精力应付随之而来的种种考验。

自卫生间踏入客厅的刹那，一阵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我的右手立刻探入裤袋，握紧格斗刀的刀柄，目光注定沙发上半躺着的那个不速之客。

“接着——”他左手一扬，一只黑黝黝的酒瓶半空划了条平缓的弧线向我飞来。

我抬起左手，接住瓶子，没有任何发力动作之前，瓶口的木塞“啵”的一声弹开，法国白兰地的醇香应声泛起，直扑我的鼻翼。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小兄弟，我借花献佛敬你一瓶如何？”那人淡淡地笑着，举了举右手那瓶金标人头马。

他有一张淡金色的脸，双眼半闭，狮子鼻微微皱着，与上翘的嘴角构成一个“世人皆醉我独醒”般的讥笑。客厅里的欧式沙发极其宽大，但当他张手张脚地躺在上面时，沙发却突然显得极短极窄，可见这人的体型之庞大。

“好。”我只回应了一个字，缓步走向窗前。

客厅的窗大开着，白纱飘飞之势越来越急，午夜的冷风直吹在我湿漉漉

的头发上。

“别过去封我的退路了，没用的，而且一时半会儿我也不想走。好酒、嘉宾、美人、良辰，四美齐备，我怎么舍得走呢？小兄弟，你女朋友对你很用心啊，还知道把酒柜填满乖乖等你回来，这种女孩子真的是越来越罕见了——”他仰起脖子喝酒，喉结一上一下地鼓动着，不断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巨大动静。

我撩开纱帘，任由夜风肆意吹着头发。

“小兄弟，你在想什么？那瓶酒很贵，替你开了又不喝，岂非天大的浪费？”他不依不饶地自言自语着。

我的右手一直贴在刀柄上，对方喝酒时喉间露出三处破绽，引得我几乎要振臂发刀，但到了最后关头还是沉稳地忍耐住了。对方应该没有恶意的，否则我躺在浴盆里时毫无防范，他也许早就下手了。

“干。”我举了举酒瓶。

“你知道我是谁？”他的眉角微微一吊，眯成一线的眼睛里霍地射出寒光。

“知道。”我淡淡地笑着，但随即摇头，“不过，我最近的记性也不太好，或者喝了这瓶酒之后，今晚发生过的事就再也不记得了。”

“大名鼎鼎的陈鹰是不会那么容易低迷消沉的，呵呵，小兄弟，我从来不敢轻视你，包括你睡在浴缸里的时候。有人说过，你经历过的那些事完全可以写成100本传奇小说，只是你很少讲给别人听，今晚恰好是个机会，能否说一些快意恩仇、刀剑热血的故事给我下酒？”他的眉垂下来，杀气也倏地消失殆尽。

我拔出裤袋里的小刀，无声地放在窗台上，然后张开五指向他亮了亮：“我身上再没有其他武器了，今晚只谈喝酒，不计江湖恩仇，好不好？”

他愣了愣，突然腾空而起，身子在半空翻滚两周后，重新跌落在沙发上，三只弩匣、一柄改装过的巨型左轮手枪、一条通体金黄色的蟒皮软鞭赫然出现在了茶几上。

“哈，我也没其他武器——不过我知道，你的拳、掌、脚、膝都是最厉害的武器，据说泰国拳王曾亲自训练过你，连他都心悦诚服地把你称做‘杀人机器’！”他的眼睛里又有敏锐冷冽的光芒闪动着。

“那些只是过去，我现在不过是淡出江湖后偏居港岛一隅的普通人陈鹰，前辈何必再提。”在别人眼里，我的过去是无比辉煌的，但却想不到那恰恰是我的一种负担，其实回到港岛隐居的这段日子，才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

“那么，你对各大派争夺的东西真的没兴趣了？只是为了找人才赶到这里？”他用力抹了一把半灰半白的短发，嘴角露出一丝讥笑。

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向不同的人解释过许多次，这一次只是无奈地默然点头。

“小兄弟，我可以相信你的回答，但江湖上那么多为‘普罗米修斯之火’杀红了眼的人能相信吗？”他再次摸摸钢针一样直竖的头发，发出短暂而急促的“刷刷”声。

我紧盯着他的脸：“你是不是指越青帮的人？”

他微微一怔：“怎么讲？”

我举了举酒瓶：“酒逢知己，大家都不要绕来绕去。我看得出，你刚刚跟他们交过手，而且受了不轻的伤，到我的房间来，只不过是為了暂避一时罢了。这一次，越青帮敢毫无遮掩地向龙堂出手，可见他们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隐形势力支持，燕大侠，我推算的事还准确吗？”

龙堂杀手“二十八宿”领袖危月燕，就是他的名字，一个出身于北少林埋骨塔僧兵团的江湖高手。

他缓缓起身，双手紧握着那只酒瓶，脸上忽然有了一丝惭愧：“你说对了，半小时前，我的确刚刚遭受重创，不过，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躲避什么。早在冷教授他们入住酒店之前，我就潜伏在这里了，龙堂要拿到的东西向来不容他人染指，所以今晚越青帮的人一出现，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决战。”

我的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骤然一惊：“难道冷馨和教授一行人刻意低调地以月光大酒店为驻扎地，其中也有不可告人的深意？”

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几件事，似乎正在纠缠不清的千头万绪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身在其中的月光大酒店就是一个承载一切故事的巨大背景。司空摘星和蔡小佛提及龙堂双胞胎女杀手时，第六感就提醒过我——“所有人都会被牵扯进来，之后谁都无法全身而退！”

江湖历史上曾有无数相同的例子，伴随着一件久已湮灭的神器出世，至少将有万人为此丧命，成为祭奠神器的供品。神器吸收到如此多的死人亡灵

之后，其灵异力量才会越发强大，生生不息，永世相传。

我倏地打了个寒噤，不为夜风，只为即将到来的无尽杀戮。

“小兄弟，你在想什么？”危月燕轻抚左胸，在那件黑色小牛皮夹克的遮掩下，一道十字交叉的刀痕赫然横枕在他左乳位置，那是“少林金钟罩”的唯一弱点。

“我在想，能发出这种‘安大略十字杀刀’的人，不会来自越南本土，应该是他们美国分会的人，而且有在特种部队服役多年的经历。燕大侠，你遇到的是——”我想说出“黎天”两个字，但目光第二次落在那道伤口上之后，一下子推翻了自己的结论。

能留下如此狭长轻飘创口的，必定是一柄至薄至窄的小刀，而不是黎天常用的那种格斗刀。同样道理，若是黎天出手，危月燕或许就没命坐在这里喝酒聊天了。

“一个女人——”我们几乎同时说了这四个字，危月燕脸上的苦笑更深了。

他在十年前被少林寺僧兵团驱逐后坠入黑道，经过几千遍打杀锤炼才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成为“二十八宿”之首，每提高一步都是用血和命拼回来的。现在，他却伤在一个女人手里，创口的痛算不了什么，真正遭受煎熬的是内心和自信。

“你该知道那个女人的来历？小兄弟，告诉我，免得‘二十八宿’里再有人轻敌死伤。”他急切地盯着我。

我避开他的问题，微笑着反问：“燕大侠，‘二十八宿’毕集，把开罗城翻过来都足够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二十八宿是龙堂麾下的第一杀手阵营，没有大事绝不会整体出动，所以我有理由怀疑龙堂将会在开罗展开一次重大的行动。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危月燕一笑，审度的目光如湛蓝的刀锋缓缓停留在我脸上。

“是吗？每个人都有权利保留一些自己的隐私，而且我并没有义务为来自龙堂的朋友解释这些东西。听说，龙堂大龙头身边的‘铁血军师’诸葛常青先生对周易八卦、先天遁术乃至古今中外的任何一种预言术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或许方便打个电话回去的话，他能告诉你什么——不过，别动我的

朋友，否则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我听到卧室里有异样的响动，陡然握紧了酒瓶，以同样冷冽的目光回望着他。

“呵呵……”他仰头冷笑着，对我的敌意略有些不屑，“小兄弟，里面有三个女孩子，你最在乎谁？古人常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却一个人泡在浴缸里洗冷水澡，未免也太杀风景了吧？”

“不要动我的朋友——”我压低了声音，同时脸色一沉，胸膛里郁积的愤懑渐渐地有渴望宣泄之势。其实，我只担心希薇，不知为什么，越想好好安排她的处境，反而越让她落入险境，所以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对她的歉意。

“我不会动你的朋友，而且军师也没下令要对你怎么样。小兄弟，别把龙堂的人马想得坏，真要想对你不利的话，此刻你也不会安安稳稳地——”他颇为自负地笑着住嘴，似乎是想给我留下一个足够的想象空间。

就在此刻，我敏锐地观察到 he 胸前的口袋起了一阵轻轻的颤动，那是一只设置了来电震动的移动电话，一定是危月燕的同伴有消息传过来。

“小兄弟，担心那三个女孩子的话，何不开门看看？我知道，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子并没有真正把门锁上，呵呵，既然对方有良辰相邀的暗示，你还不赶紧投桃报李？”他侧了侧身，掩饰着震动不停的电话。

我将酒瓶放在窗台上，沉默地走向卧室门口，动作轻柔地握住了镀铬的球形把手，缓缓一旋，卧室的门果然应手而开，乳白色的地灯光芒无声地流泻出来。

希薇躺在大床上，龙象女和王诗睡在窗下的床垫上，三个人身上的被子都盖得好好的，没有丝毫被惊扰的迹象。卧室的大窗紧闭着，窗幔和窗纱完好，当然也不会有敌人闯入。我犹豫了一下，闪身进门，走向左侧的套房卫生间。

“情况不是太好，敌人太强悍了，并且我怀疑这事有几国政府方面的人马插手……军师怎么说？我的意思，别碰不好惹的人，陈鹰深不可测，不是那么简单就应付得了的。总之，咱们在开罗行事的宗旨是，绝对不要胡乱惹事，见机不好，立即回收防守，懂吗？”

危月燕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一大半，不禁苦笑着摇头：“我深不可测吗？为什么总感觉自始至终都没有抓到温馨失踪案的核心，反

而越来越跌入旋涡激流之中？”

卫生间里干净整洁，一束还没来得及凋谢的粉色玫瑰摆在洗手台的一角，暗香无形地浮动。

“还好。”我长出了一口气，转身向外走。

希薇忽然翻了个身，重重地叹息着，一只手臂甩到被子外面来，露出睡衣袖口上刺绣着的金色花瓣。地灯的光线朦朦胧胧，一瞬间让我有了如梦如幻般的感觉，仿佛她在下一秒钟就会醒来，然后温柔地呼唤我的名字。

“冷馨、冷小姐……”她在梦呓，又翻了身，漆黑的发甩动了一下，半数遮盖在脸上。

我的心一下子被刺痛了，一股锐痛从丹田向上直冲，五脏六腑仿佛要“哗”的一声翻转过来。她在睡梦中都没忘记冷馨的存在，但我刚才却差点陷入莫名的旖旎幻觉里去，把对冷馨的感情转移到她身上。

龙象女也在翻身，双臂伸出被子，十指在头顶上方结成了一个古怪的手印。只有王诗安安静静地蜷缩在被子下面，发出均匀甜美的鼾声。细想起来，像她那样孤身在外打拼的女孩子拿到一大笔属于自己的财富时肯定是最快乐的，每一秒钟的梦境都被喜悦环绕着。

相反，冷馨这个阶层的成功女孩子，往往忘掉了人生最本质的快乐，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也许毕生都无法企及的高远目标，直到迷失自己。

“冷小姐，冷小姐……”希薇大概梦到了什么，呓语声蓦地提高了。

我快步走向门口，揩掉了额头上的冷汗，不再把全部心思放在她身上。在开罗这个美丽的沙漠之城，也许我和她只是萍水相逢，几个月甚至几周之内就擦肩而过，毕生不再相逢。所以，即使心里偶尔翻起什么轻波细浪，也不该继续下去。

危月燕已经打完了电话，正在皱眉沉思。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龙堂是不会动那几个女孩子的，呵呵……”他略带尴尬地笑起来，但却掩饰不住眼底的一丝焦虑。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淡淡地笑了笑：“你遇到的那个女人，有可能是江湖传说中的‘闪电姬’——”

他霍然变色，酒瓶一颤，几乎脱手坠地：“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危月燕成名于十年之前，如果不是有过人之处，龙堂也不会令他做二十

八宿的领袖。这种万里无一的高手素日肯定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但今天却一次次在我面前失态，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事态的确严重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反过头来想，到底是哪一方的势力会令龙堂高手狼狈至此呢？

“小兄弟，‘闪电姬’不是已经被美国超能研究所的人招安了吗？”他皱着眉思索了不下20秒钟，才慎之又慎地问。

我点点头，他仰面灌了一大口酒，顾不得擦掉嘴角上的酒痕，紧接着追问：“那么，她的每一次行动，岂非都是受美国超能研究所调遣？她在本地现身，也就等于美国人的黑手也偷偷伸到北非来了？”

这其实是一个蠢问题，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向来以“太平洋警察、地球卫士”自诩，立足美洲，精密敏锐的触角早就伸进了亚、非、欧三大洲。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南、北两极、大洋上下还是地心地外，只要人类活动能够到达的范围，就一定要有美国人插足。所以，有人文学家曾说过如此意味深长的话——“地球上其实只有三种人，分别是美国人、美国的友人、美国的敌人”。

窗外突然闪过一道白光，一个直径不到半米的光圈无声地照射在客厅顶上，将水晶吊灯映得绚烂无比。

“啊？”危月燕又是一惊，刚刚抬头向上看，第二个光圈又出现了，跟第一个紧紧地并列在一起，一模一样。

强力电筒的极限射程超过数百米，所以有人站在楼下的某个地方向这边发出光圈信号并不奇怪，但危月燕已经脸色大变，酒瓶跌在地毯上，半瓶烈酒汩汩地向外流着。他的右手插在怀里，左手伸进裤袋，咬着唇进入了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

一阵尖锐的口哨声猝然响起来，盖过了夜色里的一切喧嚣，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里。

哨声的尾音渐落，第二个人的哨声紧接着响起，一起一落之间便到了我们的窗外。衣袂掠风声、紧张喘息声刹那间连成一片，一个女孩子连珠般急促地叫着：“燕大叔，燕大叔，敌人太扎手了，就在后面，就在后面——”

先前放在窗台上的酒瓶被人踢飞，迎面向我撞过来，一个白衣少女蜻蜓点水般从窗子里穿入，收不住急奔之势，左手勾住吊灯，刷地荡了一圈，右手里的短枪稳稳地指向窗口。

## · 第二章 ·

### 闪电姬

客厅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如一条被绷扯到极限的琴弦，虽然无声，但可以想到下一刻弦断时迸发出来的空前强音。

飞起的酒瓶落在我的左手里，我们谁都不再开口，只是紧紧地盯着窗口。

“最强最强的……敌人到了，燕大叔，燕大叔——”又一个女孩子从窗口掠进来，她的轻功已然发挥到极限，以至于连开口发声的余暇都没有，短短的十几个字都要分成两段来说。这个女孩子的眼睛闪亮到了极点，一下子落在我脸上，嘴角一翘，展现出个秋波脉脉的嫣然巧笑，然后才夸张地脚尖重踏窗台，身子利箭般跃向危月燕所在的那张沙发后面。

“燕大叔，全看你的了，哈哈——噢？”她的笑声倏地变成惊呼，想必是一下发现了本来引为强援的危月燕早已受重伤。她的右手里擎着一柄微型冲锋枪，枪口里兀自冒着淡淡的青烟，脸色突变之后，左手略显慌张地伸进白色运动装的裤袋里，大约是在找替换的弹夹。

第三个人几乎是脚跟脚地出现了，但那个光头大脸的年轻人刚刚踏足窗台，箭矢啸空声也跟踪而至，“哧”的一声，一截蓝汪汪的箭头从他前胸露出来。

“大鹏！”两个女孩子同时大叫出声。

年轻人的身体摇晃了一下，随即向后仰面跌倒，眼睁睁地消失在我的视

线里。

“大鹏——”后到的女孩子再次大叫，顾不得换弹夹，飞跃到窗前，俯身在窗台上，左手徒劳地向前伸着。我比她迟半秒钟到达窗前，抓住她的左肩向后抛出，因为射中年轻人的杀手不会隔得太远，那种以机簧发出的淬毒弩箭只有在十米之内才会强劲如斯。

“嘎嘎嘎，嘎嘎嘎嘎”，七声连环响起来，我在上半身后仰趋避的同时，右手挥动窗帘，将七支弩箭挡了下来，箭头上淬炼过的剧毒散发出汹涌的腥气，逼得我气息一窒。

这一连串兔起鹘落的变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我挡落弩箭，那杀手也恰好现身，单足点在窗台上，从容而傲慢地居高临下打量着客厅里的人。这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穿着一身亮闪闪的黑色皮装，长发紧紧地盘在头顶，右手里倒提着一只普通公文包大小的黑色弩匣。

危月燕忽然松了口气，自言自语着弯腰捡起了酒瓶：“那么好的酒，灌给地毯喝了，多可惜。”

我此刻是站在客厅正中的，吊灯上那女孩子飘然落在我身边，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不愧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游侠陈鹰，反应速度绝对少于千分之五秒，那已经是武功高手所能达到的极限。不过，我还是很想看看，到底是你的退守快，还是这女人的小刀快。可惜啊可惜，没有随身携带高速摄像机过来，以你们两位的出手速度，不动则已，一动就——”

另一个女孩子接上来：“一动就超过人类视觉暂留能够承受的极限，所以，缺少机器的帮助，任何人都分不清你们是‘动了’还是‘没动’，对不对？”

“妙极妙极，更可惜的是诸葛军师不在，他说过‘天下武功，无所不破，唯快不破’，而且断言陈鹰先生出手之快超过三八手枪的子弹发射初始速度。哎，你说，高手过招的盛宴当前而军师那样的饕餮之徒却不在，是不是人生最遗憾的事？”

第一个女孩子似乎忘记了大敌当前、同伴身死，只顾摇头晃脑地感慨着。

“你们，全都要死。”杀手面无表情，但她有一张毫无瑕疵的瓜子脸，眉形、唇形更是精致至极，算得上是个标准美人。